
都柏林 — 一般会员社群 APRALO 每月例会
爱尔兰标准时间 2015 年 10 月 21 日（星期三） — 8:00 至 9:00
ICANN54 | 爱尔兰都柏林

西兰努什·瓦尔达尼扬 (SIRANUSH VARDANYAN): 女士们先生们，上午好。欢迎参加亚太及澳大利亚地区的月度电话会议。可以的话，下面我们先点名，请大家各自介绍一下自己和你们所代表的组织。

立花敏男 (TOSHIO TACHIBANA): 我是立花敏男，来自 ISOC 日本分会。

藤崎智宏 (TOMOHIRO FUJISAKI): 上午好。我是来自 ISOC 日本分会的藤崎智宏。

金基天 (KEECHEON KIM): 我是来自韩国[听不清]的金基天。

菲利普·巴特罗 (PHILIPPE BATEREAU): 菲利普·巴特罗，[听不清]。

注：本文是一份由音频文件抄录而成的 Word/文本文档。虽然抄录内容大部分准确无误，但有时可能因无法听清段落内容和纠正语法错误而导致转录不完整或不准确。本文档旨在帮助理解原始音频文件，不应视为权威性的会议记录。

比克拉姆·什雷斯塔 (BIKRAM SHRESTHA):

我叫比克拉姆，是尼泊尔工程师协会分会的成员。

萨维·沃西亚 (SAVE VOCEA):

萨维·沃西亚，负责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太平洋岛屿地区的副总裁，是 ICANN 工作人员。

爱丽儿·梁 (ARIEL LIANG):

爱丽儿·梁，负责为 ALAC 和一般会员社群提供支持的 ICANN 工作人员。

萨蒂什·巴布 (SATISH BABU):

萨蒂什·巴布，APRALO 副主席，代表印度两家 ALS。

西尔维亚·维万科 (SILVIA VIVANCO):

西尔维亚·维万科，一般会员社群的工作人员。

西兰努什·瓦尔达尼扬:

西兰努什·瓦尔达尼扬，APRALO 主席。

郭又铨 (YU-CHUANG KUEK):

郭又铨，负责 APAC 地区的 ICANN 工作人员。

宋峥 (ZHENG SONG):

宋峥，来自 ICANN 北京合作中心。

莫琳·希亚德 (MAUREEN HILYARD):

抱歉。我是莫琳·希亚德，代表国际互联网协会太平洋岛屿分会和库克群岛互联网行动协会。

阚凯力 (KAILI KAN):

上午好。我叫阚凯力，是 NomCom 指派到 ALAC 的新成员，代表亚太/澳大利亚/太平洋岛屿地区。谢谢。

丽阿娜·加斯塔 (LIANNA GALSTYAN):

丽阿娜·加斯塔，ISOC 亚美尼亚分会。

梅森·张 (MASON ZHANG):

大家好。我是注册管理机构 .top 的梅森·张。我不是成员。谢谢大家让我坐在这里。

朴妍静（音译）(YJ PARK):

好的。我是 ISOC 韩国分会的朴妍静。

帕努斯·纳那空:

上午好。我是来自泰国的帕努斯。

西兰努什·瓦尔达尼扬:

非常感谢，再次欢迎大家。爱丽儿，我们现在有远程参与者吗？

爱丽儿·梁:

有几位。他们分别是 APRALO 的副主席阿里·迈沙勒 (Ali AlMeshal)、[Agonala Asperink] 和 [Hugh Oh Kwan]，还有立花敏男 — 哦，抱歉。我刚才没看到你在这里。好的。这些就是我们今天会议的全部远程参与者。

西兰努什·瓦尔达尼扬:

谢谢爱丽儿·梁。爱丽儿？嗯？是的。除此之外，亚太地区还有其他一些同事实际上也来到了都柏林，只是他们此时此刻有别的安排，在参与其他活动，所以没有来到我们的会议现场。

我要欢迎今天的远程参与者，另外，我们还有一位来自格鲁吉亚的新参与者，这是她第一次参加我们的 APRALO 会议，希望她会觉得有趣。

能请你介绍一下自己吗？

[安娜 (ANNA)]:

大家好。我是[安娜]。我来自格鲁吉亚，非常高兴今天能和大家一起参加这次会议，顺便说一句，其实这不是我第一次参加。这是我第二次来 ICANN 了，也是我第二次参加 ICANN 英才计划。我本身是一名律师，同时也在 ISOC 任职。以上就是我的大概情况。

西兰努什·瓦尔达尼扬:

欢迎你，[安娜]。

[安娜]:

谢谢。

西兰努什·瓦尔达尼扬:

我们需要律师。好了，接下来我们正式开始吧，首先，让我们欢迎由 NomCom

指派的、我们团队的新成员阚凯力。不得不说，在我们领导层中，一直以来都比较缺乏来自中国的代表，现在好了，我们有了阚凯力，对此我真的非常开心。APRALO 涵盖的地区范围非常广，因此，我们一直致力于鼓励各个不同地区的参与，而阚凯力的加入让我们又朝目标迈进了一步，欢迎你加入我们团队。

向我们介绍一下你自己吧。简单地介绍一下你目前在做什么。

阚凯力：

谢谢大家。关于我自己，目前我是北京邮电大学（简称 BUPT）的一名退休教授。过去 15 年来，我一直在这所学校工作。在那之前，我曾在中国邮电部负责电信政策研究以及战略制定。

迄今为止，我的大部分职业生涯都给了电信业，在回到中国工作以前，我曾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待了几年，任职于美国太平洋贝尔公司。那大概是 1984 到 1986 年的时候。在那之前，我获得了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博士学位，不过是工程

学博士。而过去 15 年，我在学校教授的是经济学。

能成为 ALAC 团队的一员，我既高兴又深感荣幸，尤其是这是代表我们自己的亚洲/澳大利亚/太平洋岛屿地区。

西兰努什·瓦尔达尼扬：

有时我们也说澳大拉西亚。

阚凯力：

澳大拉西亚。好的。没错。但 —

谢丽尔·兰登-奥尔：

[听不清]比较拗口 —

西兰努什·瓦尔达尼扬：

和大洋洲。

阚凯力：

按照我的理解，比较正式的说法应该是亚洲/澳大利亚/太平洋岛屿地区。好的。至少 — 大家理解就好。

不管怎么说，真的很高兴加入 ALAC，我觉得，它不仅代表着各个企业、行业

等，更是代表着我们这一地区的全体最终用户。

多年前，我就主张，所谓的互联网精神应该是“民有、民治和民享”。所以我们代表的是人民，是所有最终用户。这是我很高兴加入 ALAC、代表我们地区的原因之一。

刚才我曾与我们亲爱的主席确认过，可以说，我们地区的人口约占了整个地球人口的一半。而且，我们也许还是世界上最具多样性的地区，尤其是相对北美 RALO 而言。如果根据多样性来评定，我猜他们可能连 RALO 的资格都够不上。开个玩笑，别告诉他们。好的。

西兰努什·瓦尔达尼扬：

凯力，小心点儿哦。有记录的。

阚凯力：

哦，抱歉。希望他们不会把我踢出去。但不管怎样，是的，没错，我确实来自中国。不过，既然成为 ALAC 的一员，我觉得自己绝非仅仅代表某一个国家或地

区，而是代表着整个地区：从太平洋群岛一直到澳大利亚和地球最大的洲亚洲。从东边的中国、日本和韩国一直到西边的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再到土耳其等等。这就是我们代表的地区吧？

女性发言人（姓名不详）：

是的。

阚凯力：

是的。好。我猜那就是我们地区的最西边。所以说，我的职责就是代表并服务于这个房间内和不在这个房间的每个人，以及我们地区的每个国家和每位最终用户。

以上就是我想说的全部内容。此外，作为一名新人，我还要向你们之中的每个人好好学习。谢谢大家。

西兰努什·瓦尔达尼扬：

谢谢凯力。掌声送给你。说真的，非常欢迎你加入我们的团队。我们感激你做的一切。顺便说一下，你从一开始便向我们所有人发起了挑战，就这点而言，

你这头开得不错。欢迎。期待我们后续的合作。

好了，我们继续。下面我想欢迎刚刚来到现场的谢丽尔·兰登-奥尔，之前我们在点名的时候，她没有机会介绍自己。欢迎。

是的。不，你不能那样做，谢丽尔。欢迎谢丽尔。稍后谢丽尔和莫琳会简单谈到 APRALO 个人成员，在那之前，让我们先欢迎来自亚太地区 APAC 运营中心的嘉宾。欢迎郭又铨。以及我们的中国合作中心主管 — 你是新人吗？

男性发言人（姓名不详）：

两年了。

西兰努什·瓦尔达尼扬：

好的。欢迎。来了两年的新人。

女性发言人（姓名不详）：

[听不清]

西兰努什·瓦尔达尼扬:

是的。宋峥。还有来自大洋洲，负责大洋洲地区事务的副总裁萨维。欢迎。与我们的 GCA 团队相见总是很愉快。我们会展开非常广泛的合作，努力向我们的共同目标迈进。我们可能会从来自中国的凯力开始，也可能从我们的中国合作中心主管开始。请准备好。

欢迎大家。接下来，又铨，能否请你介绍一下关于 APRALO 与 APAC 运营中心之间合作的最新动态？对于那些此前未曾了解过这一主题的同事，我想说的是，APRALO 曾在两年前与 APAC 运营中心签署了一份 MOU。在备忘录中，我们与 APAC 运营中心共同拟定了一些重点领域，其中有一项是语言的本地化。

说到这里，我想顺便提一下，我们新加入了一种语言版本，这一版本由来自尼泊尔的朋友 — ISOC 尼泊尔分会翻译完成。自此以后，我们便有了尼泊尔语版本的 ICANN 宣传册。请大家记住这一点。

另外一个重点关注领域是外展，这在今年的战略文件中也有提到。希望大家有机会看看这份战略文件。

第三个重点关注领域是我们 ALS 的能力建设网络研讨会。实际上，自去年 4 月 15 日开始，我们便开始举行旨在培养能力的网络研讨会。没错，是从 4 月 15 日开始，迄今为止，我们已经举行了四次这样的网络研讨会。目前我们还有计划要实施，并且会在将来引入更多新的会议主题。

好了，又铨，交给你了，请你为大家介绍一下。

郭又铨：

没问题。谢谢西兰努什。我觉得西兰努什在概括亚太地区运营中心与 APRALO 之间的合作框架方面做得非常好。相信大家都知道，APRALO 的历史比 APAC 运营中心的要久得多。APAC 运营中心到目前为止才设立两年，所以，关于这一地区需要哪种类型的外展活动，我们需要多多向 APRALO 学习。

事实是，APRALO 在整个地区内有庞大的一般会员结构网络支持，其外展活动在不同国家所涉及的深度和广度都无人可比。因此，如果我们要在这一地区内提高参与度，实现我们的参与目标，唯一的办法只有与 APRALO 紧密合作。

我觉得刚才关于地区多样性的观点说得很好。很显然，在多样性程度如此之高的地区内，语言障碍是我们必须要克服的因素之一。为此，我们首先开发了语言本地化工具包，该工具包中的模板全是英语材料，但用户可以直接下载这些材料，将它们翻译成当地语言，然后便可以在用户自己的国家/地区内开展外展活动。

目前从这一工具包中受益的有中国、韩国，还有印度尼西亚（翻译成印尼语）。刚才听说尼泊尔语版本也将在会议结束后不久面世。真的好激动。也许在我们举行尼泊尔 IGF 或尼泊尔 [SINOC] 时，尼泊尔语版本的材料就能派上用场，届时，将会有更多的人认识 ICANN 和一般会员社群。

扯远了。不过很显然，我们是希望在语言本地化中加入更多语言的。下面请翻到下一张幻灯片，其实今天我们真正想做的是，让大家更多地了解我们的团队 — 哦，对我来说有点太小了。也许我应该 — 好了。

我们希望大家能稍微更深入地了解一下我们的团队。我猜你们中的许多人都和黄慈保 (Kelvin) 有过合作。在我看来，即使是我们工作人员，往往也很难获得差旅费。其实这就是一个资源分配问题，慈保好像没来参加今天的会议。我不知道他在不在线上，也许在吧。试一下，你好，慈保。这方面的工作很多都可以归功于慈保。

不过我还是希望大家去看看印度合作中心主管萨米朗 (Samiran) 和中国合作中心主管宋峥的工作。很不幸的是，萨米朗最终虽然拿到了差旅费，但有一天，他在洛迪花园做运动，撕裂了半月板。于是不得不做手术。之后我给他去了电话。那时他已经出院了，所以应该没什么大碍。

下面我再稍微谈谈印度。我猜很多人应该都记得，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会议后，印度政府对多利益相关方模式的立场有了非常大的转变。当时，他们的总理普拉萨德 (Prasad) 也参与了会议。虽然他本人并没有亲自到现场来，但他发送了一段视频，他在视频中谈到接受多利益相关方模式，并表示，该模式在过去 17 年以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未来应该继续指引互联网社群前进。

此次我有幸直接从印度前来都柏林参加会议，在印度我再次听到了总理的声音，他向国内的公众重申了这一立场。正如我之前所说，我觉得这是我们建立友好关系的开端，利用这一关系，我们可以开展大量外展活动，让这个国家更深入地了解多利益相关方模式，并作为这个模式的一部分，与我们展开紧密合作，就像我们在 ICANN 社群内做的那样。

这里我再非常简短地介绍一下目前我们正在做的其他几项事情，首先是我們看到的、印度政府在立场上的积极转变，

目前它正在大力推动多利益相关方模式的实施，在印度境内组织了关于许多问题的公开讨论会，例如新 gTLD 项目的审核、WSIS+10 以及管理权移交等等。此外，我们还在着手英才计划，希望通过本土的资金来源，让更多印度多利益相关方可以参与到全球重要会议中来。

我相信在座的各位都明白我们真正谈的是志愿者资源。目前我们能够获得的用于分配的资金非常有限。如果我们能想办法获得本土的资金来源，那将给予我们很大的帮助。我们有才能，有激情，有兴趣。唯一缺乏的就是足够我们去分配和做更多事情的资金。

除此之外，在总理莫迪 (Modi) 的要求下，印度人们对互联网的认识也正在提高。他们开展了“数字印度”运动，而且这项运动不会中止。另外还有多项由学生牵头的活动，例如印度孟买理工学院的技术节，这是亚洲此类活动中规模最大的一个。

我们还看到 ISOC 在印度设立了更多分会，也诞生了更多一般会员结构。一直以来，我们都与印度的各个 ISOC 分会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包括德里分会、加尔各答分会、金奈分会、班加罗尔分会和特里凡得琅分会。

话虽如此，但印度本身的多样性程度非常高，而这只体现了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因此我们还需继续努力。

考虑到我们今天的时间不多，我好像在这一点上说得太多了。好了，接下来请允许我把时间交给宋峥。

宋峥：

所有远程与会者，你们好。我叫宋峥，来自 ICANN 北京合作中心。非常高兴今天能来参加 APRALO 会议，见到了许多新老朋友，其中有些还和我一样来自中国。感谢大家给我这次和大家分享我们工作信息的机会。

过去两年，ICANN 大大改善了我們与中国政府之间的工作关系，促进了中国利益相关方更积极地参与到 ICANN 工作中

来。今年，在 NETmundial 倡议首次会议以及在 WSIS+10 审议会议上，中国政府均公开表示支持多利益相关方互联网治理模式，同时支持 IANA 管理权移交和 ICANN 全球化。

另外，我们还高兴地看到，中国的网络事务管理和阿里巴巴集团正在 NETmundial 倡议的多利益相关方互联网治理讨论平台扮演着积极、正面的角色。

但是，就中国在全球互联网人口总数中所占的比例而言，中国对 ICANN 的参与仍然非常有限。这在一般会员社群中尤其如此。因此，当下我们在中国的首要任务仍然是提高公众对 ICANN 的认识，推动中国的社群成员参与。

去年 6 月，在 ICANN 伦敦会议上，ICANN 曾与 MIT 下属研究机构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CAICT) 签署了一份 MOU。

自那时起，我们一直团结一心，大力推进我们在中国的外展工作，力求减小又铨刚才提到的语言障碍。到目前为止，

我们已经完成了语言本地化工具包中的中文部分。

另外，我们还审核和修订了 ICANN 的中文词汇表，并向语言服务团队提供了我们的反馈。为了能稳步提升翻译质量，我们还专门成立了一个社群专家组，负责定期为语言服务团队提供建议。

另一个我们正取得进展的领域是，我们使得每届 ICANN 会议结束后的成果分享会更具有包容性。过去，只有政府和政府附属机构才会被邀请参加会议。但从 ICANN 第 51 届会议开始，域名行业、互联网企业、ISP、中国互联网协会以及众多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也参与了进来。我们希望这能为所有中国利益相关方的更广泛参与奠定基础。

第三个我要提到的方面是社交媒体平台。考虑到我们拥有的资源相当有限，我们决定大量投资本地的社交媒体平台，这可能是帮助中国公众获取用中文发布的 ICANN 相关新闻及信息的最有效方式。

于是，在 2013 年年底，我们重新启用了 [听不清] 服务。它是一种类似于 Twitter 的社交媒体服务。于是我们重新启用了 ICANN 的 [听不清] 帐户。实际上，我们在 2011 年便开始使用这一服务，只不过在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将其停用了。

另外我们还注意到，作为一种同时结合了即时通讯和 Facebook 类似服务的社交媒体，微信已经成为中国近年来最受欢迎的社交媒体平台。于是，今年 5 月，我们建立了微信公众号供中国公众订阅。如今，我们可以将与 ICANN 相关的最新新闻和信息即时推送到订阅者的手机上。这只是一个例子 — 你可以每天向订阅者推送包含多篇文章的一期内容。非常方便。

目前，我们已经获得了超过 900 位的 [听不清] 关注者和大约 250 位的微信订阅者。虽然就中国当下有超过 7 亿移动互联网用户这一事实而言，该数据并不算大。但根据社群成员的反馈以及我们与

这些线上用户之间的互动来看，这一成果已是相当令人鼓舞的。

好了，考虑到今天的时间有限，我就说到这里。期待与大家展开更深入的讨论。谢谢。

西兰努什·瓦尔达尼扬：

谢谢宋峥。另外，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新的网站，上面有专门的 APRALO 页面。如果你们允许的话，我们还可以将会上的这些最新动态以及一些演示文稿发布到这上面，以便大家访问和了解。比如说今天有些 ALS 没能亲自参加我们这场会议，那他们便可以访问网站，看看会上都发生了哪些事情。谢谢。请工作人员注意一下，到时把这些信息发布到网上。

萨维？

萨维·沃西亚：

好的。抱歉我没有准备演示文稿，我只是想提一下，在这周的都柏林会议期间，我们太平洋岛屿共有七个国家八位

代表前来参加 ICANN 会议。而且这是我们第一次有高层代表前来参会，即汤加通信部副部长，他也来到了这里。这一积极的举措充分显示了太平洋岛屿对 ICANN 全球化的支持。今天下午晚些时候，他将与法迪 (Fadi) 会晤。

说到这里，我们再来看大洋洲的代表情况，此次会议期间，大洋洲地区共有十一个国家派出了代表参加，包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可以看出，大洋洲，包括新西兰和澳大利亚，都对参与 ICANN 的工作非常积极。关于太平洋岛屿的参与情况，目前我们正在努力获得更多来自太平洋岛屿的声音。但这之中挑战重重。

不过，我很感激莫琳自愿代表太平洋岛屿参与 APRALO，进而通过 ALAC 参与 ICANN。毫无疑问，我们在这方面还有进步空间。

上个月，我刚完成了为期 12 天的四国之旅。此次旅途几经周折，辗转 12 个机场，只为给四个国家的相关执法人员做

培训。从今年 4 月到 9 月，我们一直在做这件事，接受培训的执法人员大约有 130 人。

期间，我们也谈到了 ICANN 和多利益相关方模式，讨论了他们可以在这件事上提供多大支持以及他们如何理解执法相关的生态系统。

这届会议同样也是太平洋岛屿第一次派执法人员代表参加，目前该代表正期待认识来自世界各地的其他执法人员。

我想我就说到这里，不过，如果大家有关于 ALS 成员及我们可以如何改进的具体问题，我也可以与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一些想法。

西兰努什·瓦尔达尼扬：

很好。非常感谢。关于大洋洲，我还想补充一点，我曾经与 APTLD 的总经理谈过 — 大家知道，我们与他们之间签署有 MOU — 他也有意增加该地区的 ccTLD 数量，以此来扩大该地区的影响力。

对于即将在我们 APRALO 框架内举行的 APRICOT 2016，他已经确认，准备为各 ccTLD（尤其是来自大洋洲的 ccTLD）支付额外三晚的酒店费用。因此，我希望萨维你能和莫琳一起，去联系相关的人员（尤其是 ALS）— 我知道这存在[听不清]；他们之中有 ALS — 支持他们前往参加，届时他们将有一天专门针对 ccTLD 的培训，还有两天开会的时间。目前我们已经获得了他们的初期支持，另外我想，APNIC 也会给予我们一定的支持。

这对我们而言是沿着那个方向前进、提高我们 ALS 参与度的开端，我们可以利用与 RIR 签署的 MOU，提供我们力所能及的支持。因此，非常感激你的支持。

西兰努什·瓦尔达尼扬：

西尔维亚？莫琳请讲。我们如何明确.....

莫琳·希亚德：

谢谢。萨维，真的很高兴听到发生在我们地区的各种事情。西兰努什提到一个问题，那就是日历。对于我们地区目前

正在开展的各项活动，正如西兰努什在概述时，比如说年底报告，包括我们做的事情，你们做的事情等等，从这份日历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出我们现有 ALS 和潜在 ALS 可以参与地区内的哪些活动。我只想这很完美。尤其是，如果我们 ALS 看到大洋洲地区内在开展某项比较好的活动，那我们地区的其他地方也可以纷纷效仿。

好了，我只是提出这一点让大家知晓。谢谢。

西兰努什·瓦尔达尼扬：

是的，莫琳。非常感谢。关于此外展日历，我想对那些新加入的同事说，我们专门设有 ALAC 外展及合作分委会。根据分委会的决定，我们应该建立日历，供所有 RALO 在上面标明即将开展的活动，尤其是那些我们可以参与、分享和执行外展且同时位于我们战略框架内的活动。

我很高兴看到 ALS 提出许多我们不知道的活动。正因为如此，我才有了这个建

立日历的想法，并认为这种做法会很好。

如果你有关于任何活动的信息或可以参加任何活动，请将此信息发送给我或莫琳，我们会确保将该信息发布到我们的日历上。这样一来，每个人都可以看到。

另外，该日历除了会与我们的维客空间连接以外，还会发布到我们的网站上，昨天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个新网站的测试版本。我们可以在网站上插入链接，一目了然，方便大家查看。

这个日历不仅对众多 ALS 而言很重要，对我们与 APAC 运营中心的合作及协作也极其重要。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会坚持让大家与我们协作，让 GCA 团队分享有关任何活动的信息。

谢谢你，莫琳。感谢你提出这个问题。
谢丽尔？请讲。

谢丽尔·兰登-奥尔：

上午好。谢谢西兰努什。我就是那些经常大声喧闹的澳大利亚人之一，不过没关系。你可以相信我们说的话。

我只是想接着你们刚才的话题继续说几句，萨维，相信你应该记得很清楚，几年前，在 APSTAR 会议上，我们曾谈过建立一种可在所有 APSTAR 组织之间共享、对所有这些组织均有益的日历。我认为，对于都在自己独立领土内工作的我们而言，确保自己能与其他资源互动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记得，就算不是全部，我们也与地区内几乎所有的 APSTAR 组织签署了 MOU，这是我们地区独有的特征。

我们应该充分利用这一点，将其作为光辉典范，向世人展示巨大多样性实际上不一定会带来分裂，也可能带来团结和增强。而且，在需要民间团体或企业或其他群体时，我们能够确保自己本土有一般会员结构可以站出来发言。他们都是本地资源。

不过这也意味着，如果我们没有一般会员结构，那我们可以与本地互联网社群交涉，或许创建一个一般会员结构。希望大家不要介意我再次提出个人成员的问题，因为就目前而言，申请成为成员的门槛比过去要低许多。谢谢。

西兰努什·瓦尔达尼扬：

谢谢你，谢丽尔。下面是来自泰国的新同事，有请。

帕努斯·纳那空：

上午好。关于刚才大洋洲代表提到的让更多人讨论这类问题的战略，我在想，因为在 — 例如，在[听不清]地区，尤其是在泰国，让公众知道他们可以如何参与这些讨论并非易事。我只是在想，或许这跟他们第一次看购物清单差不多。哪些问题可能是其他地区的担忧之处，即使是我们列入该问题列表的，这也可能是他们首先会去看的东西。这是这些地区普遍存在的问题，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接着，在第二年，他们也许会想要去了解这个国家发生的新问题。但首先，他们根本不知道你们具体在谈论什么问题。这时，我们可以如何帮助他们[听不清]，我们要说“这是我在这个国家遇到的关键问题”吗？我们可以如何帮助他们将问题提到 APRALO 中来，进而提到 ICANN 中去。这可能又是另外一个问题。

但我又想到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即便我们试图让更多公众积极参与，我们要如何鼓励他们参与呢？难道仅仅说“这对你们有好处”吗？大家都没有问过这个问题。但这确实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即，我们要如何吸引他们来参与？我想，这个问题的答案应该与我们鼓励这个地区其他公众参与的方式相同，毕竟我们所处的文化背景相同。我觉得，这一传播战略将公众分成了多个小组，并使用不同的[听不清]鼓励他们参与。也许我应该[听不清]，因为在马拉喀什，可能会有很多人加入我们。谢谢。

西兰努什·瓦尔达尼扬:

是的。我想我们的 APRICOT 同事可能需要组织一场研讨会。这是我们要考虑的事情。

没错，你完全说到了点子上。语言本地化、能力建设网络研讨会等等，这些的确是我们战略的一部分。目前我们正在努力以一种可接受、易于理解的方式，向地区内那些对当前正在发生的事情毫无概念的公众解释和澄清。

另外，我们还有一些有限的资源，我们正努力让更多公众去参加英才计划，以便认识那些来自我们地区的已经参加过 ICANN 会议的人们，除此之外，我们还努力让他们以互联网用户的身份加入一般会员社群。顺便说一下，许多已经加入我们的 ALS 就是因为之前当他们还是英才计划成员时，我们与他们进行互动而加入的。

这是我们目前使用的方法之一，今天这场会议上也有许多 ALS 之前曾是英才计划成员，例如比克拉姆，他曾是非常优秀的英才计划成员，无论是作为 APRALO

的 ALS，还是作为我们地区的 ISOC，他都为我们提供了大量支持。因此，可以说，我们在这方面做得还不错，但这也正是我们需要继续扩张的方面，我们在这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欢迎来自 .asia 的朋友加入我们。谢谢。另外，大家对此有什么问题吗？我看到萨维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稍后再来看。目前大家可以申请 APRICOT 英才计划。那份申请可能来自亚美尼亚。原因？因为你在提交“国家”的时候，亚美尼亚还没被列入亚太地区。它当时是被列入欧洲的 RIPE，但有人希望以我们地区成员的身份提交 APRICOT 英才计划申请。关于这个问题，希望你能跟进一下，将亚美尼亚纳入进来，这不仅有助于我们扩大地区内各个国家的参与，也有助于亚美尼亚申请 APRICOT 英才计划和获得参与机会。

否则的话 — 哈？

好的。在那之前，我想萨蒂什有话要说。

萨蒂什·巴布:

我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宣布。那些在都柏林的同事应该已经亲自见证了。我们精力充沛、充满活力的 APRALO 主席被 ICANN 授予了优秀社群领导奖。我谨代表在场的各位以及整个 APRALO 社群，向西兰努什表示祝贺。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祝贺她。谢谢。

西兰努什·瓦尔达尼扬:

谢谢萨蒂什。真的很高兴，同时也很荣幸，但正如我之前所说，这是我们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没有你们的支持，没有你们与我一起共事，这一切都不会发生。谢谢你们，谢谢我们亚太地区的所有 ALS 和所有同事。这个奖项是属于我们每个人的。谢谢。

好的。西尔维亚？

西尔维亚·维万科:

谢谢西兰努什。我代表我们工作人员祝贺你，谢谢你一直以来都在我们身边，带领我们不断迈向成功。

西兰努什·瓦尔达尼扬:

谢谢。

西尔维亚·维万科:

谢谢。好了，下面我们回到与 APAC 运营中心工作人员合作举行的网络研讨会上，我们来快速看一下这些网络研讨会的参与率。

大家可以在屏幕上看到，目前我们 APRALO 共有 41 个 ALS。我们在让更多 ALS 参加这些网络研讨会方面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在这个图中，左侧显示的出席人数，也就是参加网络研讨会的人数。右侧是参加研讨会的 ALS 数量。

我们共举行了四次。其中，上一次研讨会是到目前为止参与率最高的一次，有 20 位参与者和 10 个 ALS 参与。但我们仍然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这是需要大家思考的问题。希望大家思考一下，作为工作人员，我们可以通过哪些努力来扩大参与。

我们已经向 Adobe Connect 平台中整合了一项调查工具。过去，我们是利用 Survey Monkey 这类平台作为调查工具。如今我们直接在网络研讨会中进行调查，这一做法大大提高了受访者的回复率。

爱丽儿，请翻到下一张幻灯片。在下一张幻灯片上，我们会看到各项不同主题 — 好。好的。可以看出，我们已经为将来的几次网络研讨会计划了要讨论的主题，但这些并不一定就是最终结果。我们可以根据需求进行调整。

这只是我们基于剩下未讨论的主题粗略计划的。我们希望大家能与我们分享，你们认为将来的网络研讨会应该讨论哪些主题。也许在下一次将于 11 月举行的研讨会上，我们会讨论 IANA 管理权移交，介绍我们在这一流程上的最新进展。按照惯例，我们应该会邀请来自各个地区的发言人，以便我们了解不同地区对这些事项的观点和看法。

好了，以下是一些需要我们所有人回答的问题：我们是否应该继续召开这类网络研讨会？这些网络研讨会是否有效、有用、可取？我们后面应该讨论哪些主题？虽然我们已经列出了一些主题，不过这些都可以修改和调整。这就是我们的想法，我们希望根据 APRALO 的需求来举行能力建设网络研讨会。

另外，我们能否将其整合到 ICANN 学习中心？这只是一个想法。以及我们如何扩大参与？这就是全部的问题。非常感谢又铨和他的团队，以及慈保，还有我们的工作人员爱丽儿，感谢你们总是给予我们帮助以及感谢你们的参与，还有特里 (Terry)，也非常感谢你。

正是因为有了工作人员的支持，才让我们得以与众多亚洲同事交流，集思广益。很高兴与 APAC 运营中心的同事合作。谢谢。

西兰努什·瓦尔达尼扬：

谢谢你，西尔维亚，也谢谢 APAC 运营中心，没有你们的支持，便不会有所有

这些网络研讨会。另外，慈保，这里我要特别提到你。你对我们所有人都给予了极大的支持。掌声送给慈保。

请所有 ALS 都尽量来参加这些网络研讨会。你们的参与非常重要。是你们给了我们会议要讨论的主题。我们展开 Survey Monkey 调查，你们提供自己感兴趣的~~主题~~。会议上的所有文件都有记录。而且相关的演示文稿也会发布到网上。这些大家都可以查看。因此，如果你无法在既定的时间里来参加会议，请一定要在日后进行跟进，访问相关网页，听听会议的录音，看看会议的整理文稿，它们真的都很重要。我们需要你们的参与，而且这些能力建设网络研讨会是专为你们开展的。

如果你们对任何新的主题感兴趣，请随时发送邮件，发给我也可以，发给其他工作人员也可以，总之，你知道谁的电子邮箱就发给谁。只要发出来就行。我们会进行跟进的。好吗？拜托，请一定要尽量参加，充分利用这些可用的网络研讨会资源。

好了。大家对此有什么问题 — 哦，莫琳。抱歉，莫琳。爱你哟。

莫琳·希亚德：

谢谢西兰努什。在去年的初步调查后，看着 ALS 提供的反馈，我们曾试图探究如何才能吸引更多的人参与，因为从调查本身来看，我想我们大约只有三分之二的 ALS 对调查进行了回应。

实际上，当时我们考虑的解决方案之一是制定指导计划，由 APRALO 领导者 — 现在也包括你，凯力 — 扮演指导人的角色，负责为各部分的 ALS 社群提供指导，花更多时间与他们交流。但目前，对于某些 ALS，我觉得我们并没有实施足够的一对一指导，而足够的一对一指导对确保他们参与而言真的很重要。

目前我们也正在探索这一方面，因为大家知道，每一个 ALS 都是独一无二的。虽然我们制定了网络研讨会计划，而且它本身也真的相当有意思，大家只需要上网就可参加，但是，部分 ALS 可能并不知道会议要讨论的主题是什么。因

此，有些时候只需要一点点的沟通交流，告诉这部分群体更多关于讨论主题的信息，就可以鼓励他们参加 — 不过，我们还必须注意到，有些人之所以没来参加，只是因为他们上不了网。之前我们也提到过这个问题。举行网络研讨会的平台是 **Adobe Connect**，但有些人上不了这个平台。所以，我们还需要跟他们确认具体的问题到底是什么。是什么样的连通性问题？然后我们再来对症下药。

所以，又回到了刚才的话题。我们要找出问题的所在，就必须与我们的 **ALS** 进行交流。以上就是我的顾虑，我希望我们能解决它。

西兰努什·瓦尔达尼扬：

谢谢莫琳。是的，你说的没错。许多国家都存在连通性问题。

请讲？

帕努斯·纳那空：

我只是想为泰国多争取点信息。目前，泰国政府已鼓励委员会构建多利益相关方模式，还要求来自政府的[听不清]与委员会合作。或许这会有助于协调所有在泰国开展的活动，将这些活动的信息也放入日历中，因为我们本来就是 APRALO 的一份子。这也许是[听不清]。

希望我们能更深入地参与，让委员会和大家一样去参加网络研讨会，去了解我们希望了解的众多相关问题。

上个月，我们在泰国讨论了数据隐私，数据隐私问题在泰国可是一个大问题。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将公众、委员会甚至政府聚集在一起，共同探讨导致这一问题的原因是什么，以及各当事方和多利益相关方能给彼此带来哪些益处。这对泰国而言也许是个新问题、新概念，但我们正努力提高自己的参与度，争取与其他国际组织处在同一水平上。谢谢。

西兰努什·瓦尔达尼扬:

很好。谢谢你。请记住订阅 APRALO 电子邮件清单，并把你的电子邮箱告知工作人员，这样你才能及时了解到相关信息。

我们时间不多了，下面我想请谢丽尔谈谈个人成员，同时介绍一下我们目前在这一主题上的进展如何。谢谢。谢丽尔？

谢丽尔·兰登-奥尔:

谢谢西兰努什。我最好还是不去关注另一个房间的声音，否则我就要开始给大家讲竞争、消费者信任这些东西了。我要全神贯注，目前我们地区为公众提供了非常激动人心的机会，虽然存在一些潜在的挑战和困难，但这正是莫琳和我渴望与你们所有人合作的原因，希望我们能共同制定出一些大家都可以接受的界定条件和范围。

个人成员是 ALAC 第一次审核提出的要求。注意，不是选项，是要求。所以，在我们上次审核中 — 这里我要感谢曾与我们工作小组一起审核程序规则的所有人，我们共同为亚太、澳大拉西亚和大

洋洲提出了一组非常合理、清晰易懂、极简但又必需的程序规则作为指导原则。在那之中，我们规定了个人成员需要满足的一系列相当精简但又具体的要求。总而言之，大门已经敞开。万事已经俱备。

我不知道能不能把那个页面调出来。我之前还在找带有链接的议程，但似乎我们今天没有带链接的议程。不过我们确实有一个专门介绍这项工作的空间，只有满足不属于任何组织、不是一般会员结构成员要求的个人才能够加入我们，并被赋予所有相关的权利、责任和权限。现在我们需要考虑的是，行使这些权利和履行这些责任会发生什么。

情况是这样。在某些地区，以北美地区为例，他们从一开始便允许个人成员申请。这些个人成员，这些独立成员会被聚集在一起，组成有点类似于一般会员结构影子的群体。每个以独立个人身份加入的人都会被纳入这一群体，而整个群体则享有和一般会员结构相同的权利，承担和一般会员结构相同的责任。

大家想想我们地区的人数。他们地区有什么，只有两个主要的国家和一些[听不清]的人。大家认为，他们采用的模式会适合我们吗？难道我们要让 60,000 人，将 600,000 人，让 100 万个人成员组成一个群体吗？我觉得这不太可能。也是由于这样的原因，我们希望非常谨慎。

所以，我们现在希望做的是，与大家一起，找到一种可预测同时又容易理解的模式，实际上，这也会对 ALAC 当前的工作有所帮助。眼下，ALAC 正试图制定针对一般会员结构和个人成员的标准和期望，而且很有可能 — 不知道我现在说可能有没有错 — 像我们对个人成员的期望以及个人成员的申请标准等等这类事情很可能会在我们整个地区内统一。

根据我先入为主的观念，我觉得我们应该会是负责起草这些内容的人。如果确定某一种模式适合我们，那么希望它也适合我们地区的其他地方。

此时此刻，我猜我们的想法是 — 莫琳，如果说错了，请告诉我 — 我们希望遵

照北美地区的做法，将个人成员组成群体，但同时考虑到我们的实际情况，在该群体达到一定人数之后，另外创建新的群体。

如此一来，在需要行使投票权的时候（虽然很少），我们就能合理地判断那些需要通过投票来让自己的声音被听到和反映出来的人数。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要投票反对西兰努什。我觉得，她是我们永远的主席，没有任期限制。但这也不排除她可能会觉得厌烦，想要找点其他事情做做。总之，只要我们希望行使投票权，这就会变得很重要。通常，我们投票是为了达成共识。

另外一种时候它也很重要，那就是我们在成为代表并以代表身份在大会上提交公众观点的时候。举个例子，萨蒂什，你们组织当前有多少成员？成员数量是多少？

萨蒂什·巴布：

100,000 名。

谢丽尔·兰登-奥尔：

好的。也就是说，一个 ALS 就有 100,000 名成员。那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应该把群体人数限制为 100,000？我们是否应该每 100,000 名成员创建一个群体？我不知道，因为在这些成员中，并非每个人都对 ALAC 和 ICANN 的工作感兴趣并积极参与。我们可能会认为 — 我认为 — 成为个人成员并积极参与的任何人或许都应该获得更高的代表率。

以上就是我们希望大家思考的问题，希望大家能和我们一起找出答案。我们有专门的维客空间。我们可以提出一些粗略概念，看看要如何处理这些人数的问题，没错，一个 ALS 就有 100,000 名成员，但并非所有这 100,000 名成员都有积极参与 ICANN。而一名个人成员至少能贡献他/她 30% 的时间，这一点可以完全肯定。

目前的问题就是这样。或许我们可以看看，能否在农历新年之前解决这个问题？

西兰努什·瓦尔达尼扬:

谢谢你，谢丽尔。非常感谢。谢谢你在这一主题上的意见。

我们今天的会议已经来到了尾声，我想谢谢所有远程参加这次会议的人们。另外，谢谢大家，谢谢我们所有的 ALS 能亲自来到现场。

对于那些在都柏林的人们，我想说的是，再过两分钟，我们要拍一张这次会议的集体照。好了，我宣布本次会议到此结束。再见。

[会议记录结束]